

# 1976年在抗震救灾的归途中

徐智第

一处是在唐山古冶抗震救灾三个月后，上方通知：人员要继续撤回梅七线。

第一批要走的人员是四段十七队一个班，有40多人，由队工会主席李大显带队，回梅七线44公里处进行新工点的前期建点，为全队回梅七线做准备；四段段部5人，押运一些物资，是单独一个车皮，由供应站站长、段部党支部书记老张负责，我和徐寅在其中；一段五队是一个组，有十多个人；总计60多人，6个车皮，十七队四个、四段段部一个、五队一个。

十七队吸取了转战津浦复线没有在车皮上设立灶房，以至在陇海线新丰镇车站停留时间很长，在车站和新丰街道上闹出乱子的教训，车皮到位后，先盘锅灶，上水箱、储水、储粮、储菜，并派两个炊事员一路开伙，每天两顿饭。四段段部的5人随十七队搭伙，五队的十多个人是在自己车上盘灶做饭。

一天午后，四段、一段、十七队、五队的领导到古冶车站为第一批回陕人员送行，6个车皮加挂在一列货车的中后部。列车飞速前进着，我在车门缝向外看，感到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去一趟唐山，只是坐火车路过，那是地震的中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没有看到。

由于各车皮之间是不通的，在搬运行途中开伙，必须在停车时进行，还要抓紧时间，以防列车又要动了，或编组或出发。

当列车到达天津南仓编组站后，天快黑了，炊事员推开车门，放下木梯，把写有主、副食价格的小黑板朝车门上一

挂，把头伸出车门，大声喊叫：“开饭了，抓紧时间，谁肚子不饿，谁就别来！”这后半句显然是一句玩笑话。

作为搭伙人员，听到开饭声，要及时下车，又不能抢在最前头，要让本队的职工先买，这是一种礼貌。

买饭的人，可以上到车皮上，先看看饭菜，再确定买啥。也有不上车皮的，把碗递上去，报一声饭菜名，递上饭菜票，接碗走人。

为了等待重新编组，列车在天津南仓编组站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南仓编组站给我的感觉是很大，要编组的车辆很多，头顶上的电力线像蜘蛛网一样。

又一个白天来到了，这一天是10月23日，上午饭也在列车停站的空隙开过了。到了下午两点多，列车驶出三门峡车站时间不长，进入一座隧道，出隧道是深路堑，张站长突然说：“我咋发现土坡上的小孩子朝车皮上扔土块、石块呢？”徐寅扶着车门朝外一看，说：“不好，有火星子朝后飞呢！”紧接着就听到前边车皮上十七队的职工在大喊：“不好了，前边的车皮着火了！”

这时候，一处的6节车皮，经过途中编组，在这一列车的位置是靠前的。随着火势越来越大和十七队职工呐喊声，列车进入一个小站，司机也可能发现了，列车开始减速了。

我和徐寅在列车尚未停稳，就开门跳下车了，同时看到李大显也从前边的车皮上跳了下来，跟在他身后还有两个职工，五队的车皮上也最先跳下来一个人。

我们是工程人，对铁路运输的事不太懂，只一门心思：保护国家财产要紧！大家齐心协力，又扒上还没有停住的列车，伸手把车钩给摘掉了，把一列车变成了两半。

着火的的车皮在机车后的三、四位，车皮上的篷布已经烧完了，拉篷布的大绳也烧断了。身材瘦小的李大显第一个爬上车皮，我、徐寅、十七队、五队的好几个职工也爬上了车皮。整个车皮烫得烧手。通过察看，这两车皮装的是飞鸽牌自行车的组装配件，有的配件箱子也着火了，向上冒黑烟。有人开始脱掉自己上身的衣服扑火。

李大显对我和徐寅说：“你们在车

上，我去组织人提水。”说着，就跳下车，大声喊叫他带队的几十口人：“老少爷们，提上水桶，用咱食堂的储备水救火！”

我跟着李大显跳下车去提水，炊事员叫陈厚福，我和他原同是十七队三排一班的工友，他听到李大显的喊叫，也大声喊叫：“李主任，你疯了，你把水提去救火，我拿啥给大家做饭呢？”

李大显大声说：“管不了那么多了，抢救国家财产要紧！”

陈厚福急了，大声嚷嚷：“李主任，你别忘了搬天津浦复线时的教训，就因为车上没有饭吃，全队乱成一团，闹下多大的乱子！”

李大显也急了，大声喊道：“我的祖宗，水火不留情，是抢救国家财产重要，还是我们吃饭重要？听我的，全体都有，提水救火。”几十名职工排成一条龙，用十几个铁皮水桶向着火的的车皮传水灭火。

灶房车的储备水是装在两个四立方的水箱里，已经在车上开了两顿饭，加之吃喝洗漱，已经没有八立方了。有人喊叫：“快告诉李主任，火到底灭了没有，水箱要见底了？”

李大显听到报告声，和在场的火车司机商量，用蒸汽机车水箱里的水继续救火。司机同意，李大显亲自带人到机车上去取水，徐寅也跟着去了，由于水箱太窄小了，李大显说：“我身子小，我下去。”就自己下去取水，并举上头顶交给上面的人。

一处的60多名职工全部参加了灭火战斗，连“坏坏腰”的四段供应站的张站长也参加了。除了用水浇，还逐步打开两侧的边门（不敢一下全打开，一通风就着得更厉害了），用湿衣服捂火，用刑筐揣土压火。经过60多人的共同努力，两个车皮的明火火都被扑灭了。再看看灭火人，黑脸黑手黑身子就已经很厉害了，有的双手烧得起起了泡，有的手皮被烙焦了，有的衣服被烧烂了。

车站人员和驻站公安也到了现场，他们感谢一群救火人，问是什么单位，领导又是谁。我和徐寅同时把李大显推上前，说：“这是我们的工会主席。”李大显说：“都是一家人，你们是管铁路的，我们是修铁路的。”

车站人员握着李大显的手说：“修铁路的单位多了，得让我们知道是哪一家？”李大显只好说：“我们是铁一局一处的职工，刚参加完唐山的抗震救灾，现在是返回陕西。”

“原来是抗震救灾的英雄啊！”车站人员说。

车站人员告诉李大显：“火是扑灭了，但这两节车皮里的货要卸下来，车体要检查。我们车站人少，麻烦再给帮一下忙。”

李大显满口答应没有问题。他也提出了要求：“我们车上带的生活用水都救火了，麻烦给我们把水补上，沿途还得吃饭呢！”

车站人员回答：“应该，应该，马上补。”

两车皮自行车配件，装在车上看着不多，卸到地面上，山大一堆，在灭火和卸车的过程中，来看热闹的人一拨又一拨，但无一人偷拿，更无哄抢之事。我深感当地民风的淳朴，民众的守规矩。

现在回想起来，民风、民众如何，又是受当地风气影响的，所谓上行下效，就是这个道理。

我是搞宣传工作的，当时就被救火的场面感动了，并了解到我们这一趟列车是郑州开往西安的1709次列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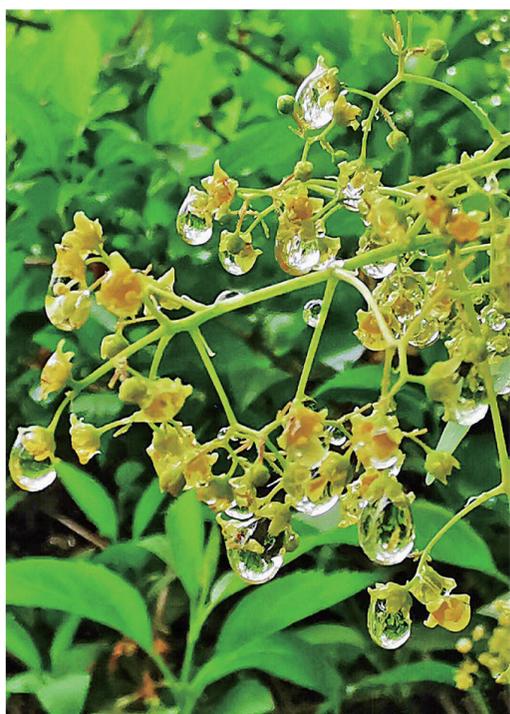
列车重新整备出发后，我心潮难平，取出提包里的稿纸，趴在一个木椅子上，写了一篇《在抗震救灾的归途上》的通讯报道，后刊登在《铁路建设报》上。

（作者单位：新运公司）



一花一世界

素锦 摄



一叶一菩提

素锦 摄

## 余生漫漫 遥祝君安

赵润颖

2020年的5月如期而至。我喜欢5月，不仅仅是因为5月2日是我的生日，更是因为5月有一个母亲节；而我，有你！你总希望我过得越好，那同样的，我希望我们过得越好，愿世界的美好与我们环环相扣吧。

今年的母亲节非常特殊，不能同你一起，甚至打电话都没条件，太遗憾了。依照十六年来我对你的了解，你一定会忘记这个节日，忘记自己过这个节日，却不忘打电话问候姥姥。我们的家可能比较保守，所以一句“我爱你”“祝你节日快乐”的话都很难说出口，但我们的行动，却总能证明着那说不出的爱意。说句实话，比起之前经常吵架的我们，现在的我们更像朋友，我们像朋友一样相处。我喜欢这种相处方式，轻松且愉悦，尤其是闲谈间肆意的哈哈大笑。

如果说母亲是一种岁月，那么我希望你的岁月如歌一般悠扬动听。你也许不知道，我常常想：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现在只了解了你16年，不能自信地说我非常了解你，所以我申请加入你的余生，我们还有漫长的一生来了解彼此。亲爱的你啊，无论我年纪多大，我要永远做你的宝贝。从2004年5月2日那一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关联，你为我付出，我也为你回报。

记得开学之前，你写给我的话中有一句：宝贝，你小学三年的时间，我和你爸基本都错过了。我们知道你很失望，其实我们也很愧疚。这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但是，不必愧疚的啊。我这么乐观的一个人，虽然有点儿小失望，但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因为分别是迟早都要经历的，我只不过是早早的比别人先经历而已。

（作者单位：桥梁公司）

2019年末，在项目部全员正在为开工做紧张筹备的时候，我却当了逃兵去云南旅行。由于我记性不大好，临走时，将手头的工作一一列表托付，害怕出了岔子。

不期而遇的是美景，意料之外的是疫情。彩云之南的新鲜空气让我老早就有的鼻炎竟然好转，却也因为天天赶路疲惫不堪。在结束了一周的行程后，便搭上了返程的飞机，但天公不作美，受雾霾影响，飞机到达咸阳机场上空后返航备降重庆，东航的应急处理机制让我在煎熬中度过了五个多小时，凌晨四点，我丢了魂似的终于躺到了床上。本以为一波三折的我终于能睡个安稳觉，明儿一大早精神抖擞地飞回咸阳，但此时一条来自武汉出现传染病例的消息在微博上炸开了锅，方才的疲惫尽退，我的脑袋嗡嗡作响。

我最先想到的是正值春节，如果稍有不慎，病毒将蔓延开来，也许此时此刻感染者数量已经无法预计。尽

友圈里的人们，有的拿起了画笔，有的打开了蒙尘的书籍，有的掀起了尘封的琴盖，有的每天用抖音记录着生活的点滴，变着花样做起美食。就这样，我也见证着疫情期很多人的成长，比如我自己，王者的段位由荣耀黄金升到了最强王者……

2月24日，项目部通知我近期返岗。我计划在咸阳租住的家里停留一两天，把家里收拾干净，顺便和媳妇过两天二人世界，所以临走时母亲把家里的米、面、馍、菜都给我备上了，生怕我和媳妇吃不上饭。

其实我也犯难啊，像我这种“福里生，福里长”的娃（我妈说的，我没承认过），吃饭都需要人送到嘴边，别说过日子了，离开了家人的照顾，说不定就会饿死在床上。到了咸阳后，我被告知需居家隔离，进出小区要扫码、登记，我惜命，也不敢乱跑。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信誓旦旦笃定自己能活出个人样，于是一大早起床打扫屋

疫情发生后，四公司新乡管网项目试验室副主任蒋晶被“禁足”家中。已过正月初十，返岗信息迟迟未到，客厅的踱步映射着他内心的焦虑。

“领导，我已经买好2月7日的高铁票，当天就能到项目部。”蒋晶躲在卧室角落打着电话。这个“悄无声息”的电话却被9岁的女儿蒋佳豪看在眼里。

走的前一天晚上，一向独自睡觉的女儿要求跟着蒋晶睡。哄睡女儿，收拾完行李，他向妻子嘱咐道：“明天我早点儿走，就不叫

## 爸爸，你不上班了我养你

吴万超 蒋晶

醒孩子了。”

次日清晨，蒋晶悄悄起床，洗漱。在客厅规整皮箱的时候发现女儿从卧室走了出来，怀里抱着蒋晶买给她的储钱罐，“爸爸，外面有病毒，危险！你看，我攒了很多钱，你不上班了我养你。”说罢将手中的储钱罐砸向地面，五颜六色的纸币散落地上。

听着女儿颤抖却坚定的话语，他强忍着泪水抱起痛哭的女儿安慰道：“佳豪，小伙伴的爸爸妈妈都不顾危险去上班了，爸

爸如果不去工作，同学们会不会觉得爸爸是胆小鬼？所以，爸爸得给宝宝把面儿撑足呀！”其实，蒋晶心里明白，疫情当前，项目正是用人的时候，而大部分员工被“禁足”在家，尽快到岗显得弥足珍贵。

妻子接过女儿，送蒋晶到门口。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外面传来了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蒋晶的心碎了，他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如决堤的河水夺眶而出。

（作者单位：四公司）

## 我的“康复”月报

邓少博

管心里一直在极力地抵触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但网友一边倒的言论让我慌了神。

最终，武汉沦陷了！此时，已是大年三十。疫情发生后，我感觉时间开始变慢。眼睁睁看着中国版图被“疫情红色”一点点侵蚀，数字不断跳升，武汉封城，病毒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扩散，时间仿佛变成了电影里的镜头，又似高速旋转的机器，摁了暂停键，一圈圈减速直至静止。山川草木一片萧瑟气象，天地万物都在这个中国人最该热闹的时节陷入了寂静。

除夕夜，我突然发烧了！而且是38.3℃，高烧不退！“有旅行史，发热、乏力、咳嗽，各项症状与新冠肺炎相吻合”，我的心里犯起了嘀咕。我怕死，我怕得要死，我甚至不敢再看手机，一遍遍在心里祷告着。

我开始抱怨自己小时候的顽劣，悔恨年少时盛气凌人的样子，甚至后悔高中时因个子高挡住了最后一排同学，因为我羡慕那，我希望老天爷放过我，接受我对以往的忏悔。

我一遍遍地量体温，而体温居高不下。我一遍遍问自己要是我被确定感染了怎么办？感染了家人怎么办？我会不会熬不过这个月？我的房贷还有30年谁去还，我可不想做个失信之人……无数的问号在我的脑海中交叉闪现，我终于真正理解了恐惧以病毒本身更可怕的道理了。

初一大早，戴着三层口罩的我喘着粗气被父亲拖到医院发热门诊接受检查。两个小时病情结果让我感到等待是那么的漫长，仿佛一辈子。

许是老天爷听到了我的忏悔，接受了我的道歉。医生一句“你只是上呼吸道感染”，便将我拉出了鬼门关。人生中总是有很多猝不及防，短暂的惊愕过后，重新收拾好心情，坦然面对这一切，就当作为另一种考验。朋

子，洗衣做饭，一派新青年的姿态。饭后倒杯茶，闲坐庭院，揣一本书，不一会儿就犯起迷糊。

往常这个时候，墙外小孩乱窜，隔壁楼上已经开始吵架了，还有拐角处下象棋的老爷爷杀声震天。而此时，我仿佛遗失了听力，在另一个时空里，等待一个不太确定的未来。

我偶然想起抖音上刷过的一个视频里，一个孩子哭着发泄被关在屋子里的委屈和不满，说“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和病毒一起玩耍了”。

童言无忌，真是最美的样子。中国青年小说作家八月长安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强装欢笑的大人不必嘲讽痛哭的小孩不懂事，当我们一起对流星许愿时，都只祈祷健康快乐应有尽有。”有时候告诉自己，你是个大人了，要理性，然而感性从不曾离去，看到有关疫情的新闻，一些感人的故事画面，每次都湿了眼眶。

其实都一样，这个时候我们都在渴望一切如初，就像妻子她们班的学生发来消息说她以前想不通为什么每天都要去学校，而现在像发了疯一样地想去学校。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有时候讨厌加班、讨厌熬夜，而现在才发现那些曾经讨厌的生活才是最正常的生活。如果觉得委屈，不妨看看那些穿着白大褂治病救人的天使，看看身着橄榄绿保家卫国做强后盾的军人，看看风雨里头戴黄蓝帽子的外卖小哥，还有那烈日下火红的花朵……

长长的黑夜终究会过去。一身的疲惫也终究会在早上七点响铃的那一刻褪去，穿上衬衫，稍微修理下胡须，出门不戴口罩，你我见面互相问好——希望这样的生活早一天到来！

（作者单位：四公司）

见就这样突兀地湿润了我的双眼。

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是宠爱他的，可是有两个弟弟尚未成家，长子如父，他善待了所有的人，包括同事、朋友，可他却亏欠了两个女人！妻子和妈妈！他把工资奖金大部分偷偷地接济了弟弟妹妹，妻子的收入全补贴了家用，柴米油盐醋，水费电费物业费暖气费液化气费，洗头护肤孩子学费……妻子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妈妈的手茧越来越厚实，几万年的彩礼，几万元的嫁娶，他想那弟弟们一帮，他不忍心看着妈妈一天天过度地操劳……空旷的院落只住着孤单的妈妈，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劳作，粗布衣裳，粗茶淡饭，佝偻的背影，强忍的痛，妈妈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让他们各自成家……

他的妈妈粗糙的双手裂开了口子，手指缝里填满了泥巴，裸露的颈项与双颊一道道新旧叠加的玉米叶的划痕，让人心疼，她却一脸春日灿烂的笑容：“太麻烦你们了，这里穿水你们喝不惯的……”她的手里端着两大瓷碗黄灿灿的开水，桔子粉浓郁的味道扑鼻而来，泪，突然掉落在碗里，我转过身，假装水雾湿了眼睛，任那香甜的故乡水润心润肺……

黑色的夜幕渐次延伸，浓墨覆盖乡村，他挥舞着锄头身影在我们渐行渐远的视线中定格……

“医院可以卖血吗？”他曾问我，他这是想以耗损自己的生命的代价来滋养亲人，我盯着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关切地说道：“能少做一份兼职吗？”

他是一个华夏早生的青年人，他是一个地道的好人，他组成了小家，仍然全力以赴以顾大家，他是社会与家庭的中流砥柱，他上有老，下有小，他热爱本职工作，爱岗敬业不跳槽，他顽强地生活着，身体呈亚健康的状态，我愿以微薄之力助他，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作者单位：通用环境中国中铁西安医院）

同

李向华

乡